

2102

潼南文史资料

第 二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潼南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组 编

目 录

护法之役——川北靖国军在潼南县双江镇起义·····杨少藩(1)

蔡梦慰在潼南·····傅崇给(5)

附录:

黑牢诗篇 蔡梦慰烈士遗作·····(13)

潼南大佛石琴·····姜 冰(19)

我目睹的“献鼎”丑剧·····陈远刚(23)

廖静秋与柏梓培英科社·····张希圣(27)

大佛寺楹联试释(续一)·····周楚造(29)

护法之役——川北靖国军在潼南县双江镇起义

杨 肇 甫

1917年7月，由於北洋军阀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拒绝恢复被张勳解散的国会，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号召拥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同年八月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当时推选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桂督陆荣廷、滇督唐继尧为副元帅，发表宣言，主张平定内乱，恢复《临时约法》，並出兵北伐，发动了护法战争。唐继尧未就副元帅，另立名称为“靖国军”，意即“思继北征，定先宜靖蜀”，自称滇川黔靖国军总司令，以贵州督军刘显世为副总司令，想当“西南王”。

四川部分国民党人响孙中山号召，为了团结护法，消灭北洋军阀，纷纷组织义军，仍用“靖国军”称号，计有川东靖国军总司令石亨、川南靖国军总司令夏之时，川西靖国军总司令黄复生、副总司令卢师帝（锡卿），川北靖国军总司令杨宝民（伯纯）。各路义军共同推举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四川靖国联军总司令。

1917年杨宝民（四川潼南县双江镇人），由泸州重庆潜回潼南，在双江镇发动“护法起义”，正式成立“四川靖国军川北总司令部”，部设正街禹王宫，后移驻潼南县城。其组织人员计有游击司令杨尚全（剑秋），参谋长李蜀华，副官长先系聂祝书后系陈紫舆，军法处长赵锡昌，军需处长先系傅子英后系张静清，秘书长先系聂春伯

后系杜关(紫崖)、参谋有黄岗(秋夹)、林润生、兰继鯤等副官有兰特生、杨迪生,秘书有刘产平、邱遂伯、阮殿涵等;军需有黄子正、刘丕基等。兵力共有八个支队和一个骑兵团支队长有张鹏、罗象昭、冷薰南(黄东)、曾作轩、颜鼎臣、段成舟等;骑兵团长黄正(鹭翔)、(营长有李汝舟、王永庆、杨实夫、董金山、丁良佐等;连长有陈康吉、叶海波(华清)等;查马长有刘文湘(掌管马匹医疗)。潼南县知事由支队长曾作轩兼任。兵员械弹,粮秣军需,最初由潼南县一县负担,其后军事进展,攻佔遂宁等县后,由遂宁、蓬溪、中江三台、潼南、乐至等县共同负担。兵员械弹初以地方团练组织组成,倘米膏粮秣则以提用积谷,征收田赋为主,此外,士绅亦有捐献枪弹,资助义军的。义军组成后,则配合熊克武部纵队长吕超(汉章)等,从小川北遂宁、乐至等县直向成都方面推进,目的是打垮依附北洋军阀段祺瑞委派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绩之)。

战争初起时,刘存厚以重兵两个团及一大编制的支队,坚守遂宁。支队长鄢达章任守城司令,气势兇兇,扬言击败义军,血洗潼南,杀尽双江杨姓族戚,掘坟焚尸。靖国军则一方面布置镇乡居民、杨氏族戚和老弱妇孺等纷纷疏散,另一方面鼓舞士气,提出“护法保家,撵走刘存厚,攻佔遂宁过大年”的口号;並在全县广为宣传维护约法,安靖国家的重大意义,使官兵民众认识明确、意志统一。

羣众捐粮献款，日必多起。当战争开始，总司令杨宝民即移驻云梯客亲临前线督师。参谋长李蜀华亲率一个营担任尖兵部队，侦察前进。各支队陈登金山一营畏缩不前，在潼城叛逃，当即被擒正法外，其他各部官兵，均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游击司令杨剑秋率部在侧翼窥伺，暗设地雷，昼伏夜袭，常出於遂宁所属之龙凤、西眉、倒石桥地区，致使刘军惶惶不安。双方对峙，约达月余。后在堰家坝、桂林等地，捕获刘军侦探八人，得悉遂宁城内支队长六办筵席，於农历除夕欢宴军政士绅，筹款募军，防务松懈。总司令遂派侦察人员伪装“庆坛”道士（民间称庆老爷）潜往澄遂边境地区，重深入遂城，探听虚实，经查实与侦探口供相符。总司令遂决定攻打遂宁计划：先派游击司令率部迅速集聚於双江到磨溪间的全家祠附近，入夜造饭，黎明前到达遂境龙凤场进行佯攻，待刘军迎击，立即撤退，麻痹对方，使其疏於防御；然后决定於除夕前分兵三路，集中优势兵力，组织敢死队云梯队，进攻遂宁。中路由总司令杨宝民亲率三个支队，从澄遂大道正面进攻；左路由游击司令杨剑秋率两个支队，沿玉溪、米心两乡，进扰遂宁边境；右路则由参谋长李蜀华率两个支队，向龙凤场、南坝神速进攻。以李汝舟营为尖兵部队准备云梯、煤油桶、鞭炮等以一个支队掩护云梯队，敢死队攻城，以另一支为后援接应。部署既定，便於除夕午夜，由游击司令李丁良左营首先到达米心溪，向对岸遂境地带炮击猛攻。罗象昭、骆聘两支队则由澄遂大道向正线猛扑，在玉溪倒石桥一带发生激战。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节节向前推进。1948

年农历正月初一日凌晨进逼遂宁，云梯队、敢死队在参谋长李蔚华率领下，与尖兵部队相互配合，登上城墙，一时枪声鞭炮声齐鸣，火光熊熊，市民惊骇。敢死队长白跃宗，肩负轻炮一尊登上城垣，对准敌支队部轰击。当时后援部队亦已赶到城脚，将城门轰毁，大军蜂拥入城。敌守城司令鄧达章刚出支队部门前，即饮弹而亡；团长田颂尧见大势已去乃狼狈弃城逃走，其余守城敌兵则乱成一团，无力抵抗纷纷败荒溃散。义军入城后在敌团部床头上，获得敌团长田颂尧金质私章，其惊惶逃窜情状于此可见一般。

靖国军随即乘胜猛追，与熊部纵队长吕超、团长刘伯承部队配合由乐至、简阳、郫县龙泉驿，通通成都，另一路由中江、遂山、广汉新繁进击敌军，配合郫县袁正团长，向成都西门插入。於是刘存厚只得弃城逃往川陕边境。至此打法靖国军大获全胜。唯八支队长段成舟在攻佔成都后，驻防随城凤凰山，军纪败坏，最后叛变为匪，被捕正法，殁为义军憾事。

刘存厚失败逃走后，孙中山遂委派熊克武（锦圻）为四川督军，杨庶堪（沧白）为四川省长，杨宝民为四川第三路汉军统领。杨宝民奉命后，遂将原驻地区遂宁、遂山、中江、遂山等县，分别移交友军吕超接管。汉军统领并委派李蔚华为前营统带，詹常（真吾）为后营统带，分防松潘、红岩、茂功、普安、马边、屏山、峨边七县，统兵部驻乐山。四川省随即召开军队整编会议，杨宝民首先倡训裁军以纾民困。並通电全川，经於1913年11月30日辞去汉军统领

遂容导报》上发表过一些文章。

初中毕业后不久，当上了小学教员。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自修文学，决心走自学成才的道路。

一九四三年底，经友人蒋竹坡（当时在潼光中学教书，准备离开，行前向学校介绍）推荐，再加上父执刘伯书的有力介绍，一九四四年初，蔡梦慰便接到了潼光中学的聘书，聘请他担任国文专任教员。

原来，刘伯书和蔡梦慰的父亲蔡浦泉是老朋友，刘蔡二家是多年的世交，虽然蔡浦泉早已迁往遂宁，但两家仍往来不绝。当时，刘伯书是潼南县城的名人士，在地方上颇有影响，他既是潼南县商会会长，又是县城的袍哥帮头子，但为人还比较正直，外号人称“老天牌”——意即在地地方上颇有声望，他说的话算数。解放后，刘病故在遂宁其子家中。

一九四四年春，学校开学了。蔡梦慰带着简单的行李，兴致勃勃地来到他儿时的故乡——潼南。他先去父执刘伯书家拜访了长辈，在刘家吃了午饭，下午才搬进潼光中学。

潼光中学的住房极简陋。教师们多是两人合住一间寝室，他被安排同周丙生住在一起。周也是国文专任教员，也是教两个班的国文。当时，蔡梦慰教的是第五班甲组和乙组。二十二岁的蔡梦慰，由于坚持自学，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由小学教员而成为中学教员了。

潼光中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一九三九年）才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

设在县城西北培江之滨定明山上的一座古刹——南禅寺里，它与著名胜地大佛寺比邻，距县城约三华里。

在潼光中学的教师中，蔡梦慰算是最年轻的了。他到中学教国文，尽管“初出茅庐”，还缺乏某些经验，但由于他一贯坚持刻苦自学，有比较丰富的语文基础知识，加之在小学教了历三年的国文，已取得语文教学的部分实践经验，再加上他很虚心，肯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问题，即使在教学上遇到了困难，也容易得到解决，何况他对教学工作是很负责的，无论是备课、上课或批改作文练习，他都是一丝不苟的，并且还经常主动地和同住一室的周炳生互相切磋。周是才从中央大学出来不久的青年教师，两人朝夕相处，彼此倒也谈得来。蔡梦慰在中学国文教学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很快就熟悉掌握了中学国文课堂教学的艺术，在不少地方往往也得心应手了，学生都说他是一个有才实学的教师。

在课余之暇，他爱和师生接触，和他们无拘束地谈心，交朋友。由于他的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不仅得到了同事的信任，也受到了学生的尊敬。

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他经常鼓励学生不但要学好各门功课，还要尽可能多读一些课外的书刊、报纸，以增长知识，扩大眼界。他还劝告学生不要一味埋头“读死书”，应该留心社会，关心国家大事。

在他所教的两个班上，他热情地指导那些比较爱写作文的学生联合办壁报，并教学生编排壁报的方法。他还给这张壁报起了个富有深刻

寓意的刊名：《火花》。《火花》每月更替一期，他不仅辛勤地为学生改稿子，还为《火花》设计刊头，给每篇文章标上生动别致而又醒目的标题，使这块壁报在校内显得别开生面，引人注目。这些事情对他固然是一些额外负担，但由于他身体很结实，精力很充沛，不但不觉到这是些额外负担，反而认为这些事情使他的生活更充实，因而常常乐此不倦。在他的引导带动下，那些喜欢作文的学生更加激发了练习写作的热情，来稿源源不绝，壁报也越办越好了。

涪光虽然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中学，可是校内的戏剧活动，在老师的带动和指导下，却开展得有声有色。数学教师陈柏年等是川剧爱好者，他们找学校购置了一套川戏锣鼓，他把爱好川剧的师生组织起来，在课外教唱戏、教打锣鼓、教唱玩友，有时甚至在校内游艺晚会上粉墨登台，表演出几折川戏，师生同乐，皆大欢喜。蔡梦慰和音乐教师张升平喜欢话剧，他们把喜欢话剧的师生组成一个话剧团。蔡张两人通力合作，他们共同导演了两出话剧：一出是蔡梦慰自己创作的一个独幕剧（剧名已忘记了），其内容主要是揭露当时社会上某些人把老百姓出于爱国热忱捐献出来的财物据为己有，中饱了私囊。另一出是曹合和赵新国合著的《奴隶至上》。这两出戏，在上演之前都经过多次排练。两个导演都很卖力，他们对演员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因而演出效果反映较好，曾受到校内外观众的好评。

星期休息，教师中有的回家，有的进城坐茶馆聊天。蔡梦慰很珍惜时间，无事从不进城。上街也不坐茶馆，他常常利用假日来阅读

书刊，或为学生批改作文、壁报稿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最爱读书的人。夜深人静时，他还兀自坐在暗淡的油灯下孜孜不息。平时，人们没有一次看到他与任何一个女青年交往，他似乎没有去考虑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一心一意沉浸在书海中、工作中，尽管学校距他出生的老家蔡家院子很近，尽管老家还有蔡氏房族的一些亲人，然而他却从未单独跑去走访过，因为他是“少小离家的”，和故乡本土的乡亲毕竟都很陌生。在滢光中学教书期间，他的父亲曾一度来校住要过几天，其因有一天父亲还叫他陪同去老家会晤过房族中的亲人，但也只有那么一次。至于他对那个近在咫尺的父执刘伯祖家，也只是偶尔进城逛书店或买东西时顺便去表示一下礼节性的拜访而已。

学校附近古老的大佛寺、鑑亭、“七步弹琴”这类名胜之地，倒成了他假日寻幽探胜、流连忘返的地方。这倒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於他热爱大自然界，喜欢欣赏故乡的景物风光。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他热爱故乡的一种反映。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爱国者是不热爱故乡的，虽然他不是“长於斯”的，但他毕竟是“生於斯”的。

他儿时背井离乡，举家迁往他处，长大成人后才回到故乡教了一年中学。他在滢光中学教书，和师生员工之间相处都很融洽，他很喜欢这个学校。从小学教到中学，三、四年来虽然已逐渐感受到教书生活的乐趣，但是，他总想做一个新闻记者，渴望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不愿在这儿久呆下去。因此，他在滢光中学只教了短短一年

的国文。到快放寒假之前，他就婉言辞谢了学校的续聘。经友人吴叔家介绍，於一九四五年春天，到成都川康通讯社当记者了。从事新闻工作，一偿宿愿，他是很高兴的。

他在成都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教育下，在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巨浪的推动下，经好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吴叔家同志的帮助和介绍，蔡梦树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成为民盟的一个成员了。当时，民盟是和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的一个民主党派。在党和盟领导、教育、影响下，蔡梦树同志的思想认识逐步提高了；革命的人生观逐步树立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

蔡梦树同志在潼光中学教书的时间虽则只有短短的一年，可是潼光中学的师生和戏剧活动的开展，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成都当了新闻记者，还不时引起对潼光中学的怀念。他曾用蔡瑞作笔名，写了一篇记作《荒土上的花朵——记潼光中学的潼光剧团》的散文，发表在成都的《国民日报》副刊上。在这篇文章中，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潼光剧团眷恋深情。这篇文章的内容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的大意是说，在当时的许多小县，一般都不重视戏剧活动，即使当地有擅长戏剧的人才，也不愿出来干。可是，唯独地处僻野的小县潼南，一个设在古刹里的潼光中学，学校才创办不久，规模也不大，师生却很重视戏剧，在那荒寂的古刹里，去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好戏，这委实是难能可贵的。它把潼光中学的潼光剧团比喻为如象在荒土上开的花朵；文章后一部分的大意

是说，潼光中学的数学教师陈柏年和音乐教师张升平等人，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如何在校内开展川剧、话剧的组织、演出活动，丰富了师生的文娱生活。文章对他们的辛劳表示了热情的赞扬，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张升平收到后，曾在师生中传阅过。文章在潼光中学的师生中曾引起强烈的反响，更加推动了戏剧活动的开展。这张报纸，张升平一直把它珍藏着，保存得很好，可惜后来在十年内乱中散失了。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有一天蔡梦慰由遂宁去重庆，路过潼南，他决定在潼南住宿一夜。当天，他便去拜访了父执刘伯枢，傍晚，他独自漫步街头，意外地在街上碰见了潼光中学的校长谢成纲等熟人。别后隔年，在旧地重逢，大家都很高兴，谢请他到一家饭馆晚餐后才握手道别。当时，他仍未结婚，还是孑然一身。次日，他就乘车去重庆《商务日报》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了。

之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诞生了，山城重庆在建国后不久即十一月底喜获解放。重庆解放后，大家从报纸上才知道蔡梦慰同志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里。

“愤怒出诗人”。蔡梦慰同志被囚禁在黑暗的牢狱中，对敌人无比的憎恨，满腔的革命怒火不可遏抑。他坚持在十分困难的牢狱中写诗。当时，狱中没有笔，他就用竹签子代笔，狱中没有墨水，他就把棉衣裤下烧成灰尽，然后掺入水调成墨汁。在那样恶劣的处境中，他

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武器——竹签子笔，蘸上棉花~~水~~蘸水调作的墨汁，愤怒地写下了一行行血泪和仇恨的记录：《黑牢诗篇》。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蔡梦慰同志被押赴松林坡刑场途中，他将尚未完成的长诗原稿——《黑牢诗篇》（只写了五章共二百三十四行）抛到荒草丛中。这部诗稿，直到重庆解放后才被发现。这一珍贵的革命烈士诗篇，终于被保存下来了。

《黑牢诗篇》，凝结着烈士的血泪仇恨，虽未完稿，来~~之不易~~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弥足珍贵的。

蔡梦慰同志殉难时，年仅二十七岁。

蔡梦慰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噩耗传到潼南，当年潼光中学与他共过事的老师和受过他教育的学生知道后，都无比的悲愤和深切悼念。

附记：笔者早年虽曾与蔡琨同志同学，但因班级不同，很少交往。关于他在潼光中学工作期间的情况，主要是根据当年潼光中学曾与蔡琨共事的、至今尚健在的谢成纲、唐继祺、张升平、陈伯年断断续续的回忆，他们口头或书面提供的一些情况，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写成的。初稿草成，为了进一步核实某些情节，又寄送民盟遂宁委员会请他们征询了一些知情者的意见，然后再据以改写定稿。这是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虽经多人回忆和反复核实，其中错漏、讹~~化~~之处，仍在所难免，尚希知情同志不吝指正。

岁月悠悠，参慰同志牺牲至今，倏忽又三十五年了。缅怀先烈，情不能已。写成此文，权作一瓣馨香，聊表对参慰烈士牺牲三十五周年的一点纪念吧。

附《黑牢诗篇》：

[illegible]

黑牢詩篇

蔡 楚 烈 士 遺 作

第一章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禁锢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氣啊，

百光啊。

水 泥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 畜 養 性 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在凤门边。

送走了迷惘的黃昏，

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啊！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掠过。

墙，这么样高！
枪和刺刀构成密密的网。
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
即便剪了翅膀，
鹰曾在哪一瞬忘记过飞翔？
连一只麻雀的影子
从牛力巴窗前掠过，
都禁不住要激起一阵心的跳跃。
生活被嵌在框子里，
今天便是无数个昨天的翻版，
灾难的预感呀，
象一朵乌云时刻的罩在头顶。
夜深了，
人已打着鼾声，
神经的末梢却在尖着耳朵放哨，
被呓语惊醒的眼前，
还留着一连串恶梦的幻影。

从什么年代起，
监牢啊，便成了反抗者的栈房！
在风雨的黑夜里，

旅客被逼迫宿在这一家黑店。
当昏黄的灯光
从帘子门缝中投射进来
映成光和影相间的图案，
英雄的故事啊，
人与兽争的故事啊……
便在脸的圆圈里传叙。

每一个人，
每一段事迹，
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
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自由啊
——苦难啊……
是谁在用生命的指尖
弹奏着这两组弦音的琴？
鸡鸣早看天呀！
一曲终了，该是天晓的曙光。

第二章

牢门。曾经为你打开，

只消一挺胸，
便跨过了这铁的门槛。
铜钥匙的人说：
——你想点什么呢？
搞事业吗，还是玩政治？
我给你高官，
我给你公司、银行、书店、报
馆——
——否则呀，哼！
一声冰笑掩蔽了话里的刀，
像修行者抵御小魔鬼的试验，
你呀，拒绝了利与禄的诱惑，
只把脖子一扬，
便将这杯苦汁一气饮下！
连眉头也不皱一皱呀，
从金子堆边走过而不停一停脚，
在红顶花翎的面前不瞟它一眼，
爱人的眼瞳，
母亲的笑脸……
青少年青的心灵呵，
都被感情的礁石裂得粉碎，

你呀，光荣的胜利者，
在一点头，一摇首之间，
曾经历了怎样剧烈的战斗！
凭仗着什么？
在一瞬间的若干次斗争中，
你终于战胜了双重的敌人，
战场上的勇士：
——手持着信仰的盾牌，
——手挥砍着意志的宝剑，
从此，牢门上了死锁，
铜钥匙的光亮，
不会在你眼前晃过，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要，要把这牢底坐穿，
二百多颗心跳着一个旋律，
二百多个人只希望着那末一天——
等待着自己的弟兄，
用枪托来把牢门砸开！

第三章